

打铁

淬火之后,一块通红的铁,一下子变得柔软起来。

一种足够高的温度!

在火热的炉膛里,熔化或冶炼,然后把铁放进冷冰冰的水里,经受痛彻心腑的考验。

打铁的人,咸涩的汗水析出的盐,滴落于坚固的铁砧之上。

一锤,再锤,一万次地击打:任凭闪电一般的激情四射,在熊熊的烈焰中,真理与智慧的火花蓦然迸溅。

遍体鳞伤。是一块铁,就必须忍住全身的疼痛,战栗,痉挛,熬煎,坚强是必须的。

虽然,找了半天,也找不出击打它的痛点。

一种金属的质感,连着打铁人粗壮的骨骼,一座凸起的山脊,恰若打铁的汉子,隆起的肌腱。

劈柴

一刀劈下,树的一根根肋骨,瞬间断裂成粗粝的柴薪。

拼尽全身的力气,不知疲倦的,一劈,再劈——

根深蒂固的累累伤痕!

解构:找到一切真实的光影,并非只是成长的记忆,或敞开的灵魂,刻骨铭心。我终于看见,被遮蔽的木纹,一圈圈岁月的年轮,比一个更深的梦,隐藏得更深,而思想的脉络,也在

一种意志被劈开之后,越来越分明。

伤口处,血,似已流尽。

木质的横断面上,只留下斧钺的寒光与刃的坚硬,除了咔嚓,我始终没有听到,那一声声风的呻吟。

一双结茧的大手,劈出人间烟火,在乡村的某一角落,燃烧着,一缕缕生存与劳作的激情。

拔草

谈不上仇恨。

只是它确实没找对地方。深不可测的草,一个多余的词,必须被删去。

狠狠心,说拔就拔了。

几亩薄田,又恢复了往日的干净。

不是非得把草看作眼中钉。

偌大的世界,什么地方不能落地生根,偏要将麦子生存的空间一一占领?

泥土之上,那些混入麦子队伍之中的草,趾高气扬,站在齐腰深的农事里,一茬一茬的,麦子又如何禁得起,它如此的进逼与霸凌?

良莠不齐,我不愿把它们混为一谈。

我一眼便能辨认,麦子与草,谁会被留下,谁会被革命?

当风声越来越紧,带着一种否定,我只能去拔草。

我把大地上的麦子都当作

爽爽。

沙粒记性好,泰戈尔的诗背得好,可在众和尚面前,却是一句不提,背也仅背佛家的典籍。

沙粒奇怪,戒痴念经面无表情,倒是教授泰戈尔诗时如痴如醉,如是走进了另外的世界中。

戒痴对沙粒上心,沙粒小时就想喊戒痴爸爸,戒痴不允:出家人六根清静,哪来的俗世之子。沙粒只能喊戒痴为师傅,不过喊得柔和,有弹性。

戒痴修炼用心,苦修,修行中颇有建树,在沙粒十岁时做了主持。

十岁的沙粒捧着戒痴出家修行,或者做个小沙弥。戒痴不吃惊,却是回绝了。

戒痴给沙粒教授完了泰戈尔诗集,晚上开始教沙粒读《诗经》。沙粒读不懂,戒痴也不讲解。阿弥陀佛,自己悟吧。

沙粒读《诗经》,戒痴就在一边读泰戈尔的诗,有时读着读着眼中就有了泪花。沙粒不解,抬头时,戒痴已将泪花抹去了。

十岁的沙粒还是孩子,贪玩,和香客的孩子玩,和山上的小动物、花草玩,只要不离开戒痴的目光范围内,戒痴不管,目光里还有种放纵。

一件事吓坏了沙粒。一天沙粒沿着山道走,一只彩色的山



月光城 散文诗

生存与劳作(组章)

崔国发

自己的亲人,让阳光下的麦子,复归,一种安宁与寂静。

掘土

一锹掘下去,深扎的铁,带着泥土的体温,并且不断地加深着对土地的理解。

一些隐藏的秘密,被一一打开。

在低处,寻找粮食的根须:土豆、红薯、萝卜、花生……

隐姓埋名的蚯蚓,前世的几根枯骨,遗骸……所有的事物,按照本来的面目呈现,它们生活在底层,沉寂,落寞,于一个真切的隐喻里,坚守着农业的命脉。

掘土的人,与手上的银锹达成默契,在静穆的土地上,深掘:

一种博大精深的爱。直至身上的血脉枯干,百年之后,一把骨头化作一撮苍褐色的泥土,也会被后来的挖掘者从时间的尘埃中,昭然若揭:

精神的泥胎。

挖藕

一截雪藕深藏不露,不知道何时,悄悄打入了黑暗的内部?

泥塘中隐伏。

它是脆弱的,却不像那踮起足尖的枯荷,容易被折断。

那是一种最深的匍匐:

草字头的藕,长心眼的藕,香远益清的藕,化身为泥,但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,它在浊水的气息中安身立命,一直保持着洁白如玉。

挖藕的人,不倦地摸索着,事物真实的存在,抑或是一种虚无?

站在没膝的淤泥深处,采挖:

一段一段的藕,从凛冽的薄寒中被取出。中通外直,藕的雪,雪的藕,我所看到的藕节,赤裸得像美人的雪臂一段丰腴而润洁的肌肤。

种葵

种一片葵花。一朵挨着一朵:

现在阳光明媚,它们抬头看见了,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被炽热的抚摸。

圆圆的花盘:谁的手滑过,色彩与光,饱满的籽实,盈满的温暖与热情闪烁,醉了的葵,一直向着太阳生长,金黄色的生命之渴。

一万次地举起,头颅上的一团火,风中闪烁,熠熠生辉的烈焰,一朵一朵的,意味深长地开放,如火如荼地生活。

即使是到了夜晚,葵叶的茎脉里,也会在黑暗中攥出照亮世界的烛焰,以及血与火。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痴戒

张建新

鸡带着一群小山鸡,走走停停的,沙粒跟上,不经意天黑了。黑沙粒一点不害怕,真正让沙粒害怕的是一声声撕心裂肝的呼唤:沙粒,沙一粒一啊,沙一粒一啊。这呼唤是戒痴的,字字含泪。

找到沙粒,戒痴一把将沙粒搂在怀里,戒痴寻常的住持态不见了。戒痴一只残缺的手掌在沙粒的脸上抚来抚去,山一下子就静了下去。

沙粒发现了个秘密,戒痴的秘密。师傅总在夜深人静时,一个人打开庙门,独自坐在山路的大石上,一遍遍向山下张望,目光烁烁发光,把黝黑的山路都望亮了。山路上什么都没有呀,除了走兽幽幽的绿眼睛,什么也没有。

沙粒悄悄跟着,师傅的手里还拿着一本书,泰戈尔的诗集,破旧,已没什么筋骨的书。沙粒知道,跟踪,师傅是知道的,可戒痴一直没有说破。

沙粒十五岁时,戒痴生了场大病,在禅房里走不出来了。沙粒围着师傅形影不离,戒痴的目光也黏着沙粒。

大限将到。戒痴一把抓住沙粒,气若游丝交待:有人来找你,就下山去吧。随着塞给沙粒的是一本沙粒倒背如流的泰戈尔诗集。

戒痴走了,沙粒掉了魂。好在新住持对沙粒好,沙粒还能在紫云寺存身。

还真的有人来找沙粒,这年沙粒十六岁。

来人是位女香客,大家妇人的气派,美得耀眼。香客拉住沙粒不松手,泪断线样流。

香客说,沙粒是她的儿子。沙粒不认,说我是麻栎树上落下的。

香客大哭,说,两个指头的戒痴是沙粒的父亲。沙粒怔了下,没否认,心中反而踏实了不少。

香客说,三个指头换了娘儿俩的命。沙粒一瞬间呆了。

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故事:穷书生爱上了大家的女子,两情和悦,但最终……

沙粒没跟女香客下山,带走了破损而诗行清晰的泰戈尔诗集。

“夏天的飞鸟,飞到我的窗前唱歌,又飞去了。秋天的黄叶,它们没有什么可唱,只叹息一声,飞落在那里。”女香客临行前,含泪低吟。

沙粒知道,这是泰戈尔诗集的诗,藏在发黄的书页里。

沙粒正式出家了。住持经不得沙粒的哀求,沙粒自取法号为痴戒,和师傅的戒痴颠倒过来了。

